

The
Body
Economic
Why Austerity Kills

身体 经济学

是什么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

[英] 戴维·斯图克勒 (David Stuckler)
[美] 桑杰·巴苏 (Sanjay Basu) 著

陈令君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悦读经济学

[英] 戴维·斯图克勒 (David Stuckler)
[美] 桑杰·巴苏 (Sanjay Basu) 著

陈令君 译

The
Body
Economic
Why Austerity Kills

身体 经济学

是什么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身体经济学：是什么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 / (英) 斯图克勒 (Stuckler, D.), (美) 巴苏 (Basu, S.) 著; 陈令君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1
(悦读经济学)

书名原文: The Body Economic: Why Austerity Kills

ISBN 978-7-111-48988-7

I. 身… II. ①斯… ②巴… ③陈… III. 卫生经济学 IV. R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2524 号

本书版权登记号: 01-2014-7939

David Stuckler, Sanjay Basu. The Body Economic: Why Austerity Kills

Copyright © 2013 by David Stuckler and Sanjay Basu.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hina Machine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通过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地区) 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身体经济学

出版发行: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岳小月

责任校对: 董纪丽

印刷: 北京市荣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70mm × 242mm 1/16

印张: 14.75

书号: ISBN 978-7-111-48988-7

定价: 45.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 (010) 68995261 88361066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韩光 / 邹晓东

政治只不过是更大规模或更高级的医学。

——鲁道夫·魏尔啸



序

感谢你参与这项临床实验。你可能不记得报名参加过这项临床实验，但你确实在 2007 年 12 月经济大萧条刚开始时，就登记参加了此项活动。这项实验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时它也不受知情同意或医疗安全规则左右。在这项实验中，为你治疗的不是医生或护士，而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财政部长。

在这项研究中，你和全世界数十亿人一起被分到了两个组，接受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案：紧缩政策或刺激政策。紧缩政策疗法旨在通过减少政府在医疗保险、失业援助以及住房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来缓解债务赤字，并医治经济衰退。实验初期，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紧缩政策潜在的副作用。

紧缩政策实验刚开始时，你的预测是令人沮丧且惶恐不安的。2007 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给全球经济带来了猛烈冲击。一些政治家，如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决定采取紧缩政策来减少财政赤字。在欧洲其他地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也向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政府

施压，迫使其试用紧缩政策，从各种社会项目中削减了数十亿美元的支出。如果你被分配到了紧缩政策实验组，你可能会注意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变化。

与此同时，其他政治家则选择对健康与社会安全保障项目进行投资。如果你属于财政刺激政策实验组（也就是说，如果你居住在瑞典、冰岛或丹麦），你所在的社区尽管受到失业和经济衰退的巨大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免受紧缩政策的重创。相反，经济衰退期间有大量源于财政刺激的资金被投到了健康与社会安全保障项目。如果你居住在实施财政刺激政策的国家，你可能不会注意到周围发生的些许变化，如医院候诊的队伍、食物价格的波动抑或无家可归者的比例。

这可不是第一次针对财政刺激和财政紧缩的经济实验。早在 80 年前，美国就曾进行过一次最大的类似实验。为摆脱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一系列被称为“新政”的方案，并被国会采纳。“新政”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加强了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然而，尽管有许多美国州政府采用了新政方案，但也有一些州政府拒绝执行。结果，这些州迎来了完全不同的结局。“亲新政”州的公共卫生得到了改善，而“反新政”州却没有。20 年前，转型期的俄罗斯和东亚地区也实行过紧缩政策，结果与此非常相似。

本书的核心研究结果就是从这些实验中得出了关键性见解：经济决策不仅是增长率与赤字的问题，而且与广大民众生死攸关。

本书讲的是数据以及数据背后的故事。在过去的 10 年间，我们一直关注包括大萧条在内的经济危机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的。因此，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是个人生存问题。

我们两个作者都经历过金融危机及其给我们健康带来的影响。为了

追求自己的梦想，戴维高中辍学后在一个乐队表演。音乐并没有让戴维赚到多少钱（回想起来，那个乐队不是那么出色），因此他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活，例如做服务员和公寓大厦的维修工。但他没想到自己会被解雇，之后便付不起房租，只能不断地变换住所，屈居在帐篷里、汽车内或朋友家的沙发上。一入冬，他便开始生病。他自幼患有哮喘病，之后又先后患上了支气管炎和肺炎。失业期间，他没有医疗保险，没有钱，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居所。最后，他重新振作起来，并在家人的支持下去大学学习。在大学里，他学习卫生经济学和统计学，并了解到他的情况并不罕见：如他以前经历的一样，美国各地的人们离无家可归只有一步之遥，他们正需要帮助。

年轻时，桑杰的生活也受到了疾病的困扰。多年来，他的母亲患有一种被称为球孢子菌病的肺部感染病（在美国西南部被称为“溪谷热”）。为此，他的父亲走遍美国找工作以养家糊口。这个家庭从医院搬进搬出，每周都会有个氧气机被弄到车库里。他擅长数学，在麻省理工学院读本科期间，他发现了关于生存和死亡的数学：统计数据竟然可以描述孰生孰死的原因。

我们在研究生院相遇，因为想帮助别人，我们攻读的都是公共卫生和医学。从那时起，我们已经开始研究社会和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的，因为这些政策对人们生死的终极影响要比任何药物、手术或保险计划都深远得多。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是来自医院和诊所，而是来自我们的家园、社区、食物、空气和街区的安全。事实上，我们的平均寿命主要是由我们所在的区域决定的，因为影响我们健康的诸多因素都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¹

本书所呈现的关于健康和社会政策的所有研究结果都经过了广泛的

同行评议，主要的独立经济学家、流行病学专家、医生和统计学家都已检查过我们的数据、研究方法及研究发现。本书的成果是基于该领域大量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我们自己的许多研究。除发表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期刊上，我们的成果还发表在备受推崇的科学和医学期刊上，如《柳叶刀》《英国医学周刊》和《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

但是，学术期刊一般比较晦涩难懂，所以本书旨在将数据转化为简单易懂的语言。我们的目标是向人们提供他们应当获悉的信息以及关乎他们经济和健康方面的民主性抉择。此外，我们也想为关于紧缩政策的辩论提供确凿的证据，这场辩论目前的立足点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非真正的事实。

关于大萧条的政治辩论一直都很激烈。自由市场论者和紧缩政策支持者主张不惜高昂的人类代价也要还清债务，而他们的一些对手则主张要维护强大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即使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减缓。关于这些基本原则的分歧由来已久，并逐渐演变成了针锋相对、短兵相接的对抗局面。然而，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辩论实际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两分法。

实际上，明智的政策抉择完全可以在不损害民众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这些政策抉择通常要求对公共健康项目进行前期投资。如果管理得当，这些项目不仅可以带来长期利益，还可以在短时间内刺激经济增长。换言之，诚如我们的数据所显示的，我们可以在拥有良好健康状况的同时解决债务问题。但是，只有把资金用在正确的政府项目上才能达到这种平衡。

为了确定医学上的最佳药物和治疗方案，医生们采用大规模的随机对照试验。但是若想让整个社会参与随机对照实验来确定最好的社会政

策，这即便是可能的，实施起来也会相当困难。因此，为了解经济政策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我们采用严格的统计方法来研究所谓的“天然实验”。这些实验通常指的是当决策者面临类似的问题（如大萧条）却选择不同的应对方案，因为这种分歧为我们研究人员创造了一个契机来了解政治决策最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的，不管这种影响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当国家负债累累时，我们还能支付得起社会保障项目如医疗保健、心理健康项目、食品券和住房项目所需的费用吗？我们的研究表明，在特定公共健康项目上的刺激性消费实际上有助于通过带动新的经济增长来减少债务。在这些项目上每投资 1 美元就能得到 3 美元的经济回报，从而用来偿还债务。相比之下，那些在短期内针对这些项目大幅削减经费的国家都遭遇了长期的经济下滑。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削减支出时，就会大大减少本已很低的需求。人们的消费越来越少，企业也会受到影响，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失业，并形成一个需求逐渐减少、失业愈发严重的恶性循环。这一点就很有讽刺意味，紧缩政策取得的效果与它的初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它不仅没有减少债务，还随着经济减缓而使债务增加。这样一来，如果我们不去刺激经济增长，债务情况最终便会恶化。

美国和英国经济实验的初期结果已经显示出紧缩政策带来的经济后果。如图 0-1 所示，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美国和英国都出现了一次经济大崩溃。自 2009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开始踏上了财政刺激的道路。这个决策堪称美国经济衰退期的转折点，美国经济自此开始复苏，当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危机前。与此相反，自 2010 年保守党上台后，英国政府开始削减数十亿英镑的政府支出。结果，英国经济的恢

复速度还不及美国的一半，且还未完全恢复便有迹象显示，它已陷入了可怕的“三底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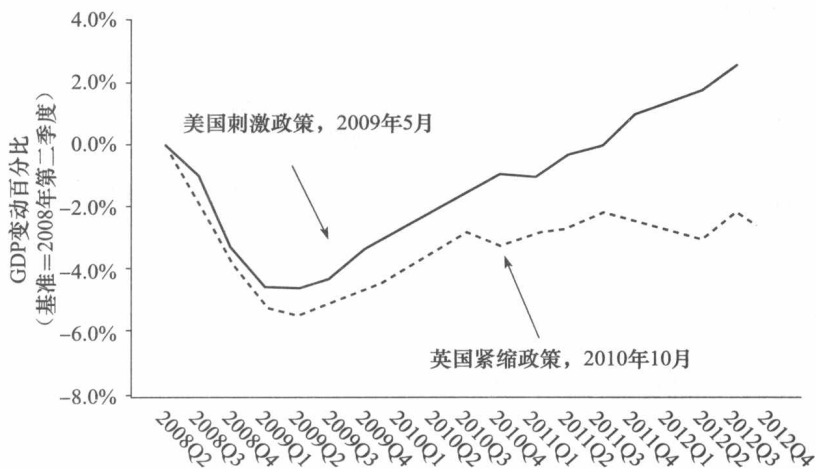


图 0-1 美国刺激政策下经济恢复，而英国紧缩政策下经济依然衰退²

注：2008Q2 代表 2008 年第二季度。

这种“刺激受益，紧缩招损”的经济模式左右着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衰退及经济整体数据。

传统观点认为，经济衰退会给人类健康带来不可避免的危害。据此我们本应看到，抑郁、自杀、酗酒、传染病和许多其他健康问题应该愈演愈烈，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经济衰退既能威胁到公共健康，也能为它带来许多机会，甚至有时候可以改善整个健康状况。瑞典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经历了一次比大萧条时期更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自杀率或与酒精有关的死亡率并没有增加。同样，在这次经济衰退中，挪威、加拿大甚至是一些美国人的健康状况都得到了改善。³

我们由此认识到，真正危害公众健康的不是经济衰退本身，而是为应对经济衰退所采取的紧缩政策。当社会保障体系被打破时，诸如失业或流离失所这样的经济冲击就会演变成健康危机。如图 0-2 所示，决定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当政府更多地投

资包括住房保障、失业计划、养老金和医疗保健在内的社会福利项目时，健康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具体原因本书将进一步解释。身体健康和紧缩政策之间不仅是一种相关关系，还在世界范围内呈现了一种因果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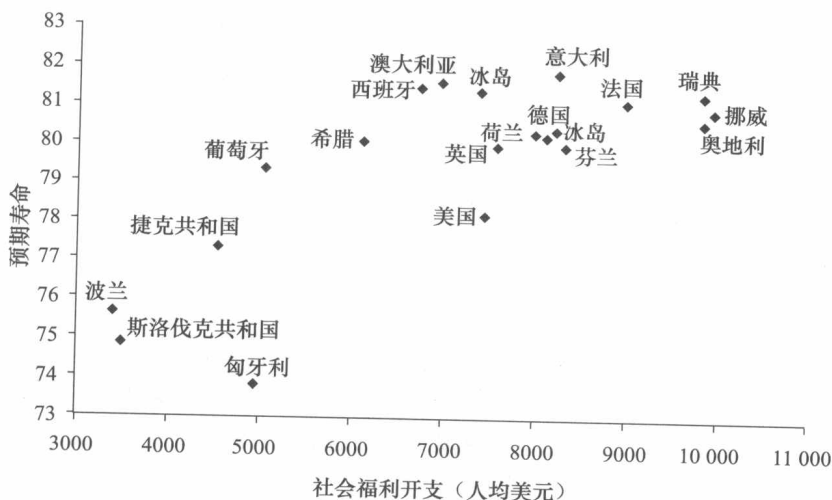


图 0-2 社会福利开支延长 2008 年英美人均寿命⁴

这就是为什么冰岛在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银行危机后，经济大衰退期间的死亡率并没有上升。它不仅维持了社会福利项目，甚至还进一步加强投资。相比之下，作为欧洲紧缩政策实验室的希腊则被迫进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苛刻的财政削减。最初，希腊的经济衰退不及冰岛严重，但随着紧缩政策的实施，经济衰退每况愈下。希腊民众为此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希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增加 52%，自杀率翻倍，杀人犯持续增加，疟疾再次肆虐，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政府大幅削减了至关重要的健康计划。

紧缩政策的危害不仅发人深省，而且影响深远。史上为时几十年的死亡统计和总人数都记录了实施紧缩政策付出的代价。

关于经济大衰退的讨论大都围绕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减少以及赤字和

债务的下降，却很少关注到民众的健康和福利状况。1968年3月，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批评了这种对经济增长的盲目迷恋：

现在我们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8000亿美元，但是这一国民生产总值（如果我们非要用它来衡量美国的话）包括处理空气污染的费用、播放烟草广告的费用和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救护车的费用，包括家里安装高级防盗门的费用和为违法者建造监狱的费用，包括破坏红杉的费用和混乱扩张中自然奇观消失的费用，包括制造核弹头和出动装甲车阻止街头暴乱的费用，还包括为了把更多的仿真玩具推销给孩子而宣扬暴力的影视剧的费用。

然而，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考虑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教育质量以及他们做游戏的快乐。它不能使我们诗词唯美，不能使我们婚姻美满，不能使我们拥有公开辩论的睿智，不能确保我们官员的公正廉洁；它既不能度量我们的幽默和勇气，也不能衡量我们的智慧和学识，更不能体现我们对国家的热爱和拥护。总之，它可以衡量一切，但除了我们的人生价值；它可以标榜一切，但除了我们作为美国人的自豪感。⁵

我们非常重视罗伯特·肯尼迪的主张。在本书中，我们将专注于研究政府做出的决策及其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体现在民众健康方面。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数据，能揭示出哪些措施是在扼杀生命，哪些措施是在挽救生命。作为公民，我们呼吁政府做出正确的决策，以便在困难时期保障民众的健康。



引言

奥利维亚仍然记得当时自己深陷火灾的情形。

8岁那年，她被盘子摔到厨房地上的声音吓了一跳。她的父母又在争吵。她跑到楼上自己的卧室，把头藏在枕头下哭。哭累了，她便睡着了。¹

当她醒来时，感觉脸颊右侧疼得要裂开了似的，屋子里黑烟弥漫，床单也吐着火苗。她尖叫着跑出房间，正好撞到已经冲上楼梯的消防员的怀里，消防员把她紧紧地裹在毯子里。之后她在医院听到护士们窃窃私语，得知父亲醉酒后一怒之下放火烧了房子。

这件事发生在2009年春天的经济大衰退肆虐期间。奥利维亚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当时已被解雇。数百万美国人加入了失业者行列，有些人开始吸毒，还有一些像奥利维亚的父亲那样开始酗酒。²

奥利维亚的父亲后来被关进了监狱，而她自己的烧伤则需要长期治疗。而且，毋庸置疑，她需要数年来愈合那个可怕的夜晚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

不管怎样，奥利维亚活了下来，而其他人就没什么幸

运了。

3年后，也就是2012年4月4日上午，在千里迢迢之外的希腊，季米特里斯·克里斯图拉斯前往位于雅典市中心的希腊国会大厦，77岁的他实在没有其他出路。克里斯图拉斯曾是一位药剂师，1994年退休后却连药也买不起。曾经的生活还算美好，但随着新一届希腊政府削减养老金，现在的他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³

那天早上，克里斯图拉斯来到这座城市的中央广场——宪法广场。他走到国会大厦顶楼，用枪指着自己的头并宣称：“我不是自杀，是他们谋杀了我。”然后扣动了扳机。

后来，在他的小提包中发现了一张纸条。⁴在这张纸条上，克里斯图拉斯把新一届希腊政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纳粹沆瀣一气备受指责的乔治奥斯·索拉科鲁政府相提并论：

“索拉科鲁政府”砍断了我所有的生路，尽管35年来我不靠国家帮助堂堂正正地独立支付了一大笔养老金。我年事已高，无法与之抗衡（但如果有个希腊人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反抗，我会追随其后）。我看不到其他任何出路，只能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我就不必再在垃圾桶里翻来翻去勉强糊口了。我相信看不到前途的年轻人总有一天会拿起武器反抗，像1945年意大利人对待墨索里尼那样，把国家的叛徒吊在宪法广场上。

后来一名抗议者说：“这不是自杀，这是谋杀。”一位哀悼者在克里斯图拉斯逝世地点附近的树上钉了张纸条，上面写道：“真是受够了！谁

会是下一个受害者？”

奥利维亚和克里斯图拉斯也许相距 8000 公里，可他们的生活却因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如出一辙。我们两个作者只是公共健康研究员，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另一个在英格兰的牛津大学，但我们都担心经济大衰退会对人们的身体造成伤害。我们从失去医疗保险的病人、朋友和邻居那里了解到了他们的一些故事。他们受到的危害远远超出了医疗诊所或药房领域，这些危害已蔓延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购买健康食品的能力以及避免失业和流离失所带来的压力等。我们想知道，经济大衰退对心脏病发病率、自杀率、患抑郁症的几率甚至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等到底有怎样的影响。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挖掘到了世界各地几十年来历次经济衰退的相关数据。结果发现经济冲击会严重影响公共健康，其中一些研究发现已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人们失业以后，很有可能会吸毒、酗酒或者自杀。当人们失去自己的家园或者深陷债务泥潭时，他们常常会吃垃圾食品，要么是图一时之快，要么仅仅是为了省钱。

尽管他们的故事非常悲惨，但像奥利维亚和克里斯图拉斯这样的不幸却不足为奇。2012 年，600 多名希腊市民自杀。经济大衰退之前，希腊是欧洲自杀率最低的国家，而现在它的自杀率已经翻倍。⁵ 希腊并非个例。在其他欧盟成员国中，自杀率已连续 20 多年稳定下降的趋势在经济大衰退时戛然而止。

但在我们对全球经济的研究中，也看到了一些惊喜。虽然一些社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遭到摧毁，但那里的人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健康。冰岛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银行危机，但国家健康状况却有所改善。瑞典和加拿大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挪威的平均寿命达

到史上最高，不过这和它的寒冷天气并没有关系。周期性经济衰退的长期影响使日本遭遇“失落的10年”，但现在它的健康统计数据却创世界最佳。

一些经济学家看了这些数据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衰退使“我们的生活因祸得福”，堪称健康受益的源泉。他们认为，由于人们在经济大衰退时失去了收入，因而抽烟和喝酒的次数减少，并且开始以步代车。他们发现，许多地方的死亡率下降与经济衰退有关。一位经济学家预测，如果用冷酷的眼光看待未来，美国的经济复苏会使60 000人失去生命。这些奇怪且与直觉相反的声明与世界各地卫生部门的数据也大相径庭。经济大衰退期间，在美国的某些县，人们的平均寿命在40多年来首次出现了下降趋势。而伦敦市场动荡期间，心脏病患者增加了2000人，自杀和因酗酒而死亡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⁶

这些数据是个谜。为什么一些人会在经济衰退期间更加健康，而另一些人却像奥利维亚和克里斯图拉斯那样悲惨收场呢？

答案就在经济大衰退的政治学里。从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可以看出，围绕着紧缩政策和财政刺激、公共服务和财政收入似乎存在着永无休止的辩论。结果呢？还是以紧缩政策的失败而告终。奥巴马总统竞选时宣称要对富人增加税收，投资社会服务项目，所以他赢得了竞选。当美国慢慢走出经济衰退，其他国家应该向它学习。而英国，自2010年保守党执政后一直实施紧缩政策，2013年1月，紧缩政策使它再次陷入经济衰退。

到底是选择紧缩政策还是财政刺激政策？是削减还是增加对富人征收的税费？是增加还是减少对穷人提供的服务？在过去的10年间，我们查阅了大量数据和报告以寻求答案。我们穿越西伯利亚最冷

的古拉格集中营，经过曼谷红灯区，到达美国最大的重症监护病房来寻找答案。我们收集的数据毫无疑问使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经济衰退肆虐势头得以有效防治的国家，几乎都有强有力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

像奥利维亚身陷火灾和克里斯图拉斯无奈自杀这样的悲剧，并不总是在经济衰退时才发生的。相反，它们不过是政治决策的结果，这个决策为救助银行家而置千万民众的安全和健康于不顾。我们发现，只需几个关键的决策便可防止经济衰退的猖獗肆虐，而紧缩政策是最要命的社会下策。经济衰退只是伤及人们，而紧缩政策则会夺人性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顾问，一度是紧缩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主张在经济衰退期间削减安全保障支出。最近的一篇报道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了政策。现在，它也发现紧缩政策实际上会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加剧失业，并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在欧洲，企业看到它们的市场需求已然衰竭，也站起来公然反对紧缩政策。而我们主张的安全保障政策不仅仅能促进人们的健康，还能在经济不景气时帮助他们重返岗位，维持居民收入和正常的经济运转。⁷

总而言之，我们该思索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债务、收益和经济增长固然很重要，但当你问人们最看重什么时，他们不会马上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或谈论家里新置办的家具、自己的汽车品牌以及苹果商店里的最新手机配置。经过多次调查，我们发现人们所关心的东西是一致的，都是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假设我们重新组织一场辩论，将焦点放在“身体经济学”上，即经济政策对我们健康造成的影响。既然我们的经济决策对健康影响巨大，